

# 白石老人的詩書畫篆刻

五

出

五

歸

四

藝

四

絕

易恕孜

中外雜誌八卷五期刊出拙作湘綺老人及其門下三匠後，主編先生要我寫木匠齊白石（璜）老

人的軼事，今年適值白石老人一百一十歲冥誕，特就「白石老人的詩書畫篆刻」，撰述一文，以

就教於中外高明讀者。

## 冶詩書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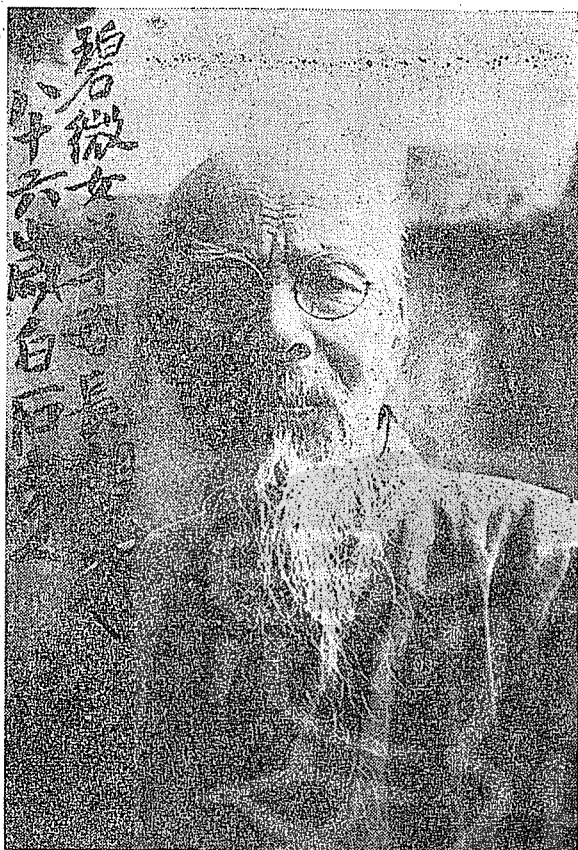
### 於一爐

我從十多歲起，就喜歡白石老人的作品，常在課讀之餘，展開先祖收藏他少年時代用作雕花木器的一些樣本，以及他四十年以後的各種畫稿。後來我旅居北平，又每日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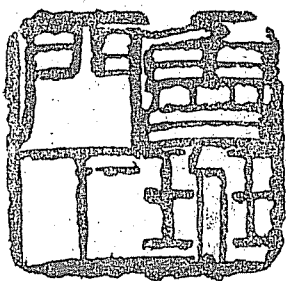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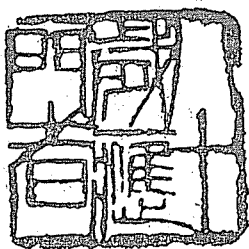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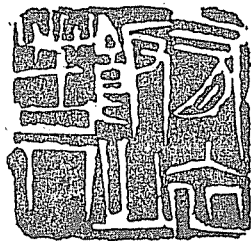
他身邊看他刻印、畫畫，直到我來臺灣，這先後有二十年之久的關係，所以許多朋友總要我敘評他老人家的畫。說實在的，我生愚鈍，雖曾聽過他有開畫畫的一些經驗之談，究竟不能算是內行，祇能說是對於他的生活和他的藝術進展，有較多的認識而已。

前些時候，吳延環先生為中央日報寫的一篇短文說：「我愛詩，也愛畫，更愛有畫意的詩，或具詩情的畫；尤愛冶詩情畫意於一爐的配畫之詩，或題詩之畫。因為詩是意境藝術，畫是視覺藝術。」我讀過之後，心想：吳先生的高見，正是白石老人作品的最佳評論。

白石老人生平也喜說他的詩第一，書法第二，畫第三，篆刻第四。民國二十一年秋，我在湘潭故鄉家居，適先祖父七十壽辰，曾經寫了一封信，寄去老遠的北平，請這位我心儀已久而未曾謀面的鄉前輩、大畫家，為先祖父再畫一張畫，作為紀念。沒想到很快便收到老人的回贈，是一幅「菊酒蟹」的大中堂，選題了「霜整正肥，竹



白石老人的肖像與親筆



葉滿莖，家山茅舍好年光，期頤醉把孫曾弄。」的詞；上款寫着「光遠仁兄舊友大人四正之。」又註「四正者，謂詩書畫篆刻也。」一行小款；還

蓋有「悔烏堂」、「人長壽」諸石印，正是他七十年代佳作中的佳作，更可說是治詩書畫篆刻於一爐。

### 祇唸過半

#### 年私塾

大家都已知道，白石老人幼年是個貧苦的孩子，祇讀過半年村塾，十二歲就從師學手藝，做木工，後來他自己刻有「木居士」，「魯班門下」，「有衣飯之苦人」諸印，紀念他的出身寒微，和其四

十歲以前的貧苦境況。他在半年村塾中，讀過幾本「四言雜字」，「三字經」，「百家姓」，和一部「千家詩」，識字並不太多。

我鄉村學塾師為蒙董點（點：是我鄉慣用語，即講的意思。）「千家詩」，祇要教會唸就行，而不求甚解。那時候白石老人方八歲，那會懂得詩的意義，祇不過「白口子」（謂不識字義而信口唸者。）唸唸，「照本喧歌」就是了。不過白石老人生成就喜歡讀詩，他既有天才，又肯用功。他二十歲時，在鄉紳齊伯常家做手藝，於得到「芥子園畫譜」的同時，也得到一本「隨園詩話」。袁枚的詩超逸自然，全是性靈之作，易讀易解。白石老人得到這本「詩話」，認為很合他的程度，每於工作之餘，展讀再四。我鄉一般股實人家，於其子女婚嫁前，必要延請幾位木工前來製作粗、細木器的妝奩，木工爲了方便起見，都在主家食宿，久至二三個月者。白石老人就在齊伯常家一連幾個月裏，每晚都要點着油燈，咀嚼「隨園詩話」，以至深夜，其一字一句，都能背誦出來。後來他還把這本書，送給先祖父閱讀，先祖父晚年鼓勵我讀書，還經常唸着「貧不賣書留子讀，老猶裁竹與人看。」的袁枚兩句詩給我聽。

### 老為兒孫作馬牛

白石老人在作詩的這方面，祇讀過「千家詩」和「隨園詩話」，究竟根底有限，所以他在二十七歲以前畫畫，還不能題詩。及得胡沁園家的塾師陳少藩爲他點讀唐詩三百首，才詩思大進。

自此，漸漸懂得做詩的訣竅，常常做起詩來。他的第一首七絕詩，是參加胡沁園的「藕花吟館」賞牡丹花作的，有「莫羨牡丹稱富貴，却輸梨橘有餘甘。」的性靈佳句。當日在座的詩人，都是我鄉風雅之士，大家對他都括目相看，驚歎一個木匠，居然也能作詩，而且別具一格。其實他這種詩格，先就是受了袁枚詩的影響；嗣在胡家熟讀白香山的「長慶集」，對他的影響也很深。白香山的詩，淺切明白，有如對話，老嫗能解，童子喜吟，傳說當時延聘倡伎的，亦以能誦他的「長恨歌」而增價，故稱他是「大眾詩家」。所以王湘綺說白石老人在三十七歲以前作的詩，有點似「薛蟠體」。

白石老人自從參加胡沁園家的詩會之後，聲名漸播，我鄉當時無論富紳士子，或是居家士大夫之輩，都不以爲他出身寒微，沒有一點瞧不起他的意思，他們先後成立的「龍山」和「羅山」詩社，都曾邀請他參加，並且互推他做社長。其間如王仲言、羅眞吾、譚子荃、胡三立、黎松安、張仲颺諸人，都是我鄉飽學之士；而黎薇孫兄弟，又都是仕宦之輩。白石老人曾有文記敘當日的情形說：「聚必爲十日飲；或造花牋，或摹金石，興之所至，則作畫數十幅。日將夕，與二三子遊於杉溪之上，仰觀羅山蒼翠，幽鳥歸巢；俯瞰溪水澄清，見鬢橫行自若。少焉月出於竹嶼之外，歸誦芬樓，促坐清談……月已西斜，尚不欲睡。」從這些記載的文字中，可以概見我鄉的文化背景，及其濃重的人情味，都於白石老人的成就有所幫助。誠然不是今日這種現實的社會

，勢利的眼光，堪與比擬的。

白石老人說他作詩自主性靈，反對死死板板無生氣的東西；不願像小脚女人似的扭捏作態，吟弄些無關真實事體的句子。他批評當時詩人所作的試帖詩，雖是工穩妥貼，圓轉得體，但過於拘泥板滯，一點兒不見生氣。他於四十歲後，幾次離鄉遠遊，得與王闓運、樊增祥、易實甫、陳師曾、曾農髯諸君子相唱酬，益見他作的陶寫性情，歌詠自然的句子更有功力了。其在二三十年間作詩有數千首之多。

我讀過他刊行的「白石詩草」和「借山吟館詩草」，還有未行輯印的許多散詩。我少年時在鄉讀書，老人曾以其「示兒輩讀書二首之一」的七絕句：「賣畫買書非下謀，讀書須識慕巢由；吾兄莫負乃翁意，老爲兒孫作馬牛。」寄給先祖父，用以勉勵我。我覺得他作的詩，都不求藻飾，純乎天籟，有真性情，真意態，讀起來不僅純活自然，鏗鏘有力，最能感動人。他所作的題畫詩句也有同樣的感人力量，可說是一個沒有專門受過作詩訓練的天才詩人，不窮極聲韻，操縱格律；也不追求詞藻華麗，對仗工整，所以他作詩用的字，造的句，往往是那些肆厥排比，不失尺寸的舊詩家所不能作或不喜好的！

如他曾寫自己少年時貧苦的生活說：「富貴無身輕快人，亦非能遣十分貧；五旬以後三年飽，不算完全餓孍身。」

又有一首說：

「村書無角宿緣遲，廿七年華始有師；燈盞無油何害事？自燒松火讀唐詩。」

白石老人的詩稿裏，這樣純任自然的真實描寫最多，如他光緒二十八年遠遊陝西的「長安遠」詩：

「萬丈塵沙日色薄，五里停車雪又作；慈母密縫身上衣，未到長安不堪着。」

又如他記民國六七年間故鄉「兵後雜感」詩：「白日光寒煙霧開，幾家歡喜幾家哀，長饑鄉叟翻憐我，不再提籃乞米來。」這都是他獨有的風格，很有意境，也很有韻味。

### 明朝無米祇管寫字

白石老人自己說他童年時，就喜歡寫字，在八歲至十二歲的那幾年間，常將用過的賬簿拆散，翻轉面來，每次以半張寫字，半張畫畫，引起他的祖母歎息說：「今既力能砍柴爲炊，汝祇管寫字，明朝無米，吾孫奈何？惜汝生來時，走錯了人家！」

我鄉一般人家，日常的用度，都要記賬，稱之爲「流水賬」，貧苦人家的子弟，在村塾讀一二年書，家長們說是祇求將來長大成人，能記記「流水賬」就好了。記「流水賬」的簿子，是我鄉出產的一種「帳聯紙」訂成的，比較普通用的「毛邊紙」略厚，祇是反面稍爲粗糙些。白石老人幼年家境貧苦，難得有錢買紙寫字，所以就檢拾人家廢棄的賬簿，將它拆散翻轉過來，用來習字畫畫。

許多朋友們，都說我們湖南一般人的毛筆字

，寫得不錯（當然是指年事較長者而言），那是得力於從前一般村學的塾師，指導學生習字，有一貫而嚴格的方法；學生於六七歲時發蒙，要描紅字，是用木刻版土硃印刷的「王子去求仙，丹成上九天；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幾千年。」

的樣本。塾師們認爲蒙童描紅字的筆法已够圓熟了，再進一步指導蒙帖，是用一種「竹紙」蒙在字帖上，照樣書寫。「竹紙」也是我鄉自造的，和現在常見的「玻璃紙」差不多；字帖的選擇也以蒙童的字體較近似者爲之；大都不外顏、王、柳、趙這幾種。蒙帖奠定了基礎，然後就可以放手書寫了，每日要用那種訂「賬簿」的「帳聯紙」臨帖二三百字。白石老人雖然祇讀過村學半年，但由於他天才穎悟，這種描紅字，蒙字帖的訓練，很快就已循序完成。他最早習的字是「館閣體」，筆致莊重典雅，也很像是臨過趙孟頫的帖，年少便已奠定了書法的基礎。到二十七歲那年，鄉紳胡沁園邀至其家，由塾師陳少蕃指點他讀書，胡、陳兩人都愛好何紹基的書法，專事臨摹研究，白石老人從而受其影響，亦改習何字。他在少年時畫贈先祖父的一幅「七子團圓圖」所題的款字，似是趙孟頫的筆法；在他四十歲西安之行前，書贈先祖父「補屋耕田衰老志；讀書織布吉祥聲。」的對聯，則酷似何體，兩者截然不同。他晚年在北平，曾將他早期收藏的一本何紹基書帖，鈎劃了一份給我，還說何紹基作書命筆，每用懸腕，若張強弩，取李廣猿臂彎弓的意態，故自呼猿臂翁，書寫的字體，遒勁中有秀麗，圓潤中見渾淪。祇是他晚年的書法，多有餘筆

，像拖着老鼠尾巴一樣，據說是手臂也得了癩疾，腕力不繼使然，不宜輕學，徒自取病。

白石老人於臨何字數年之後，又曾一度摹倣過金冬心的書法，其所寫的「借山吟館詩草」稿本，一筆一劃，幾與金字無二致，於今偶也能在其早年所題的畫款得見之。

光緒二十九年，他已四十一歲，遠遊西安回家，路過北京，結識書家李筠庵，又跟着他學寫魏碑，臨「爨龍顏碑」一直到老不衰。

由於他在數十年間，對於前人的書法，皆心摹手追，先後有四次的變化演進，可見他的書法可是受過嚴格訓練的，當非一般率爾操觚的書家可比。近年來臺灣有很多偽造他的假畫，祇要一看題款的字，就會覺得大不對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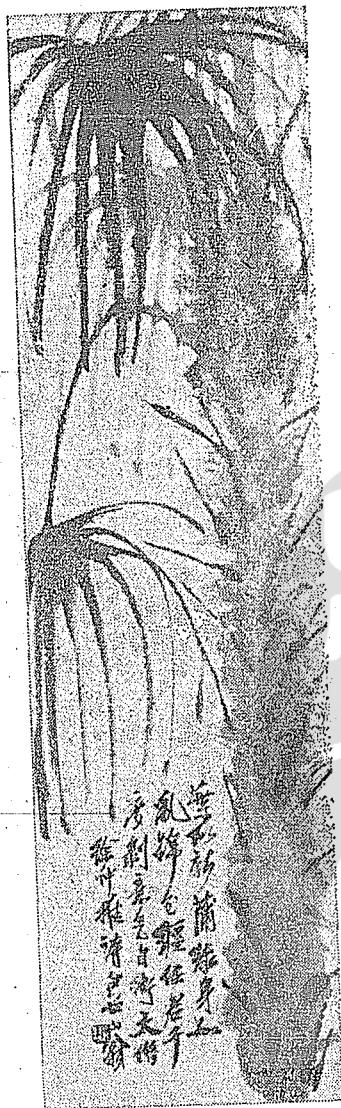
### 第一張畫雷公神像

白石老人畫畫，也是從八歲時就開始了，祇是一直瞞着他的祖父、祖母和外祖父，偷偷摸摸的每次用廢棄的賬簿紙翻過面來，將半張習字，

半張畫畫，直到他十五歲那年跟着周之美師傅學雕花木器手藝時，畫花樣子，才正式公開。那是因為舊社會裏我鄉一般人，父兄如有錢給子弟讀書，就一心希望自己的子弟，十年寒窗，讀盡經、史、子、集，去科舉場中，弋取功名；若是家境貧苦的，勉為其難給子弟讀書一年半載，認識日常通用的字，能記「流水賬」就足够了，父兄們已算是盡了教育之責。至於畫畫，那祇是風雅之餘事，在年少讀書的時候，是不容許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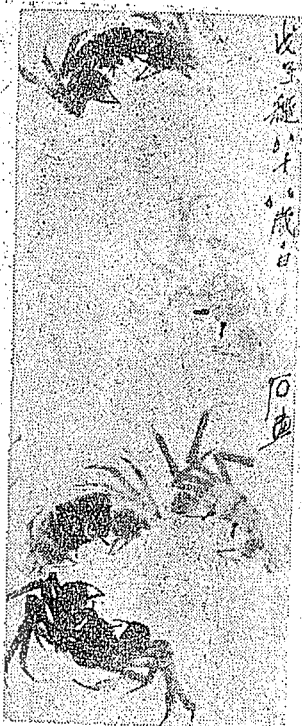
白石老人幼年畫的第一張畫，是神像「雷公」。畫「雷公」原是我鄉人的一種迷信，凡是懷胎待產的婦女，或久病不愈的病人的人家，就要邀請巫師前來「捉法」，用朱筆在一些小張的黃表紙上或桃木片上，糊亂塗些怪模怪樣的，尖嘴長爪，拿着斧頭、鑿子的凶煞像，名曰「雷公」，張貼每一門首，說可鎮壓妖魔鬼怪。我小時候也很怕「雷公」，因為曾見我鄉真有被雷擊斃的人。

白石老人從畫「雷公」神像起，後來又畫了



「老漁翁」，以及經常看見過的花卉、蟲魚、鳥獸，他自己覺得越畫越像，也就越畫越有興趣，從此一瞬幾年，也不知道畫了多少？直到跟着周之美學習雕花木器，在齊伯常家得到「芥子園畫譜」，才正式見到畫畫的樣本。自此以後，凡是雕刻花紋，都選「芥子園畫譜」上的做樣子，自畫自刻，漸漸名聲就噪起來了。他白天忙着為人家做工，晚上又忙着替女人們畫繡花樣，畫的是人物居多。我鄉很多寺廟裏的神像，也都是他畫的，那個時候他的人物畫，就很有根基了，所畫仕女尤工，因而引起很多女士們時常圍着他取笑，戲謔他是「齊美人」。

先祖父說白石老人少時在家鄉做手藝，很多地方表現了他的謙厚和智慧。記得有次他在鄰近的尹家沖為尹家祠堂畫門神，起先未曾估量門葉的長度，直到傍晚時分收工，尹家祠堂的經理將門關起來，發現對立的門神，腳部距離門檻還有一尺之高，他笑着說：「芝師傅，這門神好像是『天吊神』啊！」（天吊神，是形容懸在半空，腳不着地，言其畫得不合理也。）白石老人頓覺怦然，一話未說，就連夜趕工重行改畫過了。還有一次，他在一鄉紳家雕刻一張備作新婚夫婦睡的「臨波床」，起工的那天，他捧着一只盛滿墨水的大瓦缸蓋去畫花樣，走過主家的丹墀，不慎滑跌在長滿青苔的地面上，將瓦缸蓋打得支離破碎，心想這是個不吉利的兆頭，何以對主家？隨後他在這張新床上設計雕刻一幅「擊甕平安圖」，以為解頤。據說後來這家的新娘在生產時不幸死去



，而要兒得保平安，很是巧合。

白石老人從幼時偷偷摸摸畫「雷公」起，以迄摹「芥子園畫譜」，跟蕭鄉咳、文少可學畫像，師胡沁園習工筆花卉、草蟲，在家鄉做手藝畫各種雕刻花樣和一般神像，他的畫畫基礎，便是這樣奠定的。再加他有天才，又能虛心，更有毅力，由於他數十年來的生活演進，畫風亦隨之而變化。他四十歲後，八年之間，曾遠遊西安、北京、廬山、南昌、桂林、蒼梧、廣州、欽州、肇慶、端溪、東興、香港、上海、蘇州諸山水，自稱是「五出五歸」，他的山水畫，從此完全改變臨摹古人的作風，自創一派接近實境的筆法；筆觸矯健，表達胸襟開朗，超然磊落雄奇之氣概。他會有詩說：「胸中山水奇天下，刪去臨摹手一雙。」他這幾年的遠遊，郭葆生對他的影響很大，郭於光緒二十八年寄信勸他遊西安說：「無論作詩作文，或作畫刻印，均須於遊歷中求進境。作畫尤應多遊歷，實地觀察，方能得其中之真諦。古人云：『得江山之助』，即此意也。作畫但知臨

摹前人名作，或畫冊畫譜之類，已落下乘，倘復僅憑耳食，隨意點綴，則隔靴搔癢，更見其百無一是矣。兄能常作遠遊，眼界既廣闊，心境亦舒展，輔以穎敏之天資，深潔之學力，其所造就，將無涯矣，較之株守家園，故步自封者，誠不可以道里計也。關中夙號天險，山川雄奇，收之筆底，定多傑作。兄仰事俯畜，固知憚於旅寄，然為畫境進益起見，西安之行，殊不可少，……。」先祖父說郭葆生是在光緒二十七年統軍過我鄉白石舖，與白石老人結識，他甚愛老人能詩、能畫、能刻、相交數天，竟成莫逆。郭葆生後官「欽廉兵備道」，又邀白石老人遠遊欽州，是其五出中的一次。

### 畫遍天下偽居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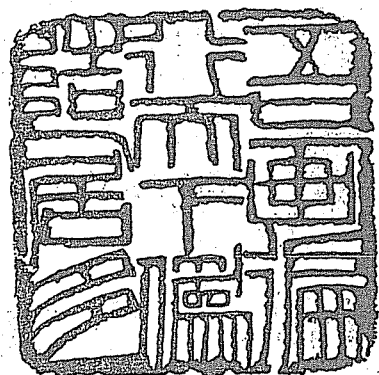
白石老人遠遊還鄉之後，自覺書底子太差，想要再下一番苦工讀書、畫畫、刻印，從宣統二年起以迄民國六年，就一直家居，不再遠遊。這幾年間，他的畫風作了很大的變化，師法八大山人的大寫意。這一年的夏天，我們家鄉治安不甚平靜，一股股實戶，為避土匪劫掠，都紛紛逃走他鄉，白石老人自從遠遊歸來之後，將賣畫印所得來的銀子，買了田地，築了房屋，當然也算是「有產階級」，不能不逃，於是再遠走北平，以賣畫為活。那時候北平一般風雅人士，還不作與

八大山人的冷逸畫格，就接受了陳師曾的勸告，改變作風，創畫紅花墨葉一派。當時我家府儒先生和胡鄂公先生，都是當時的國會議員，也替他作義務宣傳，由是名聲四播，登門求畫的，大有「洛陽紙貴」之勢，自是定居北平，達五十年之久。

白石老人在這次改變畫風時說：「余作畫數十年，未稱己意，從此決心大變，不欲人知，即餓死京華，公等勿憐，乃余或可自問快心也。」可是他又在民國三十四年輯印一本五十五歲前之寫意畫冊，自題詩說：「冷逸如雪個，遊燕不值錢；此翁無肝膽，輕棄一千年。」似是對其改變八大山人之畫格，頗有「悔不當初」之感。

白石老人在北平賣畫的五十年間，畫的人物、山水較少。他說：「余畫山水絕無人稱許，中年僅畫借山圖數十紙而已，老年絕筆。」他一般常見的畫，多是花鳥、蟲魚，他的工緻草蟲，少年時就已奠定基礎，其後經歷長時間做直接寫生的練習，所以特別傳神。他曾記敘旅居北平張園的生活情形說：「……他們撲蝴蝶，捉蜻蜓，撲捉到了，都給我做了繪畫的標本。清晨和傍晚，又同他們觀察草叢裏蟲豸跳躍，池塘裏魚蝦游動，種種姿態，也都成我筆下資料。……。」其晚年畫的濃淡墨色蟹和蝦，生動之極，他題畫蟹說：「余寄萍堂後，右側有井，井上餘地，平鋪茵苔，蒼綠錯雜，嘗有蟹橫行其上，余細視之，蟹行其足一舉一踐，其足雖多，不亂規矩，世之畫此者不能知。」他又題畫蝦說：「余之畫蝦，已經數變，初祇略似，一變畢真，再變色分深淡，此

今人思有酒樽汝  
本無腸白石老人



三變也  
。一現  
在臺灣  
，經常  
有人偽  
造他的  
蟹和蝦  
，其不  
僅不能  
知蟹行  
之一舉  
一踐，  
不能分  
蝦色的  
深淡，  
即蟹蝦  
的肢體  
也都畫  
得不  
致，能  
不令人  
笑罵。

老人在北平，已知有人造他的假畫，故自刻「

吾畫通行天下，偽造居多」的石印一方。經常出示門客，戒其不要輕中造假畫者的圈套，亦可見其用心之苦。

### 自稱「三百石印富翁」

白石老人在篆刻這方面的成就，得力於他少時學習製作雕刻木器，奠定了刀、腕上的根基。他刻印的刀法，和寫字的筆法一樣，一刀下去，決不回刀。北平陷落之前，他已年近九十，我看他刻印，不須先在石上描劃字形，一手掌石，一手奏刀，縱橫疾馳，好像呼呼有風聲。

世多知白石老人篆刻之名高於畫，他於民國六年旅居北平，在琉璃廠的南紙舖掛了賣畫刻印的潤格，陳師曾見着他刻的印章，就去拜訪他，還為其題詩說：「藝於刻印知齊君，今復見畫如篆文。束紙叢蠶寫行脚，脚底山川生亂雲。齊君印工而畫拙，皆有妙處難區分。……」實際上白石老人對於刻印一道所用的工力，原就不在習畫之下，祇是他學習刻印的時期較遲，那是光緒二十二年，他已三十四歲了。那個時候他結交龍山、羅山詩社的詩友，大多都能寫寫鐘鼎篆隸，會刻印章，心想他既能作詩，又能畫畫，何不也學習刻印。先祖父說他那年在我鄉臬山黎家做手藝，黎氏薇蓀兄弟，都精於治印，白石老人堅請師承，黎氏初以為他出身木工，不能精篆刻之學，嗣見他刻的「金石癖」一印，頗有根基，才講了些初步的篆刻方法指導他，自是便參用他的雕花手藝，發憤學習。他還在臬山後的南泉坤，挑了一擔「楚石」回家，一連幾個月的刻了再磨，磨了再刻，磨得滿屋子都積了一層石漿。臬山離我們家住的地方白石舖，約四十華里，那兒出土的「楚

石」，色澤烏黑，質地不堅，易磨易刻，一般學習刻印的，最為樂用，但容易崩裂，難於保存，白石老人晚年收藏的印章中，便不見有這種石印。

白石老人跟着黎薇蓀兄弟學習刻印的同時，他的另一位詩友黎松安也指導他篆刻，追循丁龍泓、黃小松兩家的途軌。黎薇蓀還從四川任所老遠寄回丁、黃的印譜給他做範本，所以他得到一本刻的印章，是一種精密的刀法。稍後他得到一本「二金蝶堂印譜」，才改攻趙撝叔的筆意。迄其見到「天發神識碑」，「三公三碑」，在篆法和刀法方面，又都有了變化。識者說他中年刻印刀法的變化，是把漢印的局格，融會到趙撝叔一體之內。但他自己說最後刀法的一大變化，是喜秦權，縱橫平直，一任自然。

白石老人他自稱「三百石印富翁」，實際上他一生篆刻的石印，不下數千方，這三百石印，祇是他早年刻的自用印章而已。我在北平待居期間，見他用一四方木櫃，收藏無數石印，置於鐵柵屋畫案的側邊，櫃子門經常鎖着，還貼上一張「請君莫再偷」的封條。據說是為了慎防他的子女們竊去印章造假畫。老人可沒料到今日在臺灣造他假畫的人，竟會將他的印章製成鋅版，要蓋多少都有呢！在老人所刻的數千方印章中，祇有兩方不是文字的，一方刻的是他自己右手母指指紋；一方刻的是「牽牛不飲洗耳水圖」，都是很名貴的「鷄血石」，他自己也認為是得意之作，不常見於一般書畫之上。他晚年題畫用印，均假女常見於一般書畫之上。他晚年題畫用印，均假女看護夏文珠之手，但他監視甚嚴，至以某種畫須用某一印，與蓋在某一位置，老人亦預先為之指點。此外他還在每一幅畫上，銓一方鋼印，至今或許尚未為世人注意及之，恐亦非造他的假畫者所能仿製。老人謂其一生辛苦成名，不欲毀之於人；亦不欲人假以欺世，故如此戒慎之。(完)